

小別

數不清次數例行性的返鄉，他在飛機上三分之二的時間都在睡覺，且睡得很好，雖然尚未回來就覺得怪了。

就是這次出國前一晚他臨時出門和外甥女小雅碰面。數年不見她的記憶還停留在他的前泰國時期，其實他已從泰國到中國又回到泰國。她也已出落成一個有想法的女性。聊天中他說到生命中最難堪的打擊，人在異鄉突然被付諸青春效命的公司革職，靠著獨遊黃山走出陰霾，並且第一次說出自己想在永夏的泰國終老。

回國當晚照例家聚，餐館菜色也一如往常，爸媽為他點了宮保魷魚。他們不信他幾乎是個素食者，妻不在場，容易矇混過關。席間爸媽以情以理非常正式的要求他回巢，時間就訂在中秋，最後期限是過年，因為他的博士老么夏天就要退伍了，「我們也不知道還有幾個夏天！」不搞悲情的媽媽這話著實令他緊張，大嫂幫腔，反而讓他很快就閃過一座假想的冰山。大嫂說：「換我們出去走走，你沒看，全部人就你沒怎麼老！」

飯後他心血來潮搭乘公車，想不到兩個路口就塞了半個小時，他正要問司機怎麼回事，司機就在發牢騷了，都是連續假期害的，大家忙著出城。

下車後他漫步走回家，多年前他首度踏進這個寂靜的小山城就是這樣一個方式，他聞到茶山香樹香，毫不猶豫接下工作，買了一部摩托車住下來，在二十八歲以前，升遷、公司股票上市、買屋、結婚、生子，全在這兒發生。這些年莫名其妙因為一條老街，人氣廢氣集聚於此，雖然相隔好一段路，長年灼燥的蟬鳴擾人清心。

今晚奇妙的它又有初來乍到時的清新，擴張的鼻腔與胸口盡是涼綠的兩和竹的氣息。他記起這是岳父的象徵。去年此時他才強烈感受到岳父不在人世，沒有人去挖竹筍了。他不在異鄉食筍，筍的季節歸來，他餐餐要吃綠竹筍。去年此時返鄉病了一場，不過是腸胃炎加小感冒，身心疲弱荒涼更甚於黃山之夜。妻把粥端到床前，碗一就口，腥羶的肉味令他反胃，他振作著找話說，說上次病倒是她帶幼兒赴廣東就學適應不良回去那時。

「十幾年前？平常都沒生過病！？」她眼珠子一個大溜轉，「你滿會照顧自己的。」

妻每觸及到信任的話題就出現這種表情和語調，他勉力笑笑說：「你們動過的東西全都保持原樣，我假想你住在那裡。」

「你也滿會說話的！」妻還是不饒人。

隔天早晨天剛濛濛亮，他騎上腳踏車出門，多年前他安裝的車燈壞了，煞車也失靈，在下坡彎道跌跤他才知道。他慢慢慢慢的踩，好像拖著一毯霧。岳父的堂哥戴著草帽坐在林邊吃粽子，細嚼慢嚥微盹，等霧中的陽光如蜘蛛吐絲方才認出或者是記起眼前駐立的男人，叫他過去拿幾枝筍子回去。

回到家門口他才發覺騎錯車了，更冏的是當場有聲音逮住他。

「哎呀！你怎麼騎那台車？它主人過世快……兩個月了！」

恐怖的是他聽出是二樓的張太太，加緊腳步往上爬。當年買屋的年輕夫妻只剩他

們兩戶還住在這兒，妻子總躲著她，因為她見一次問一次：「莊先生怎麼還不回來？外國有那麼好嗎？」

「筍子掉了！」張太太在樓梯上追喊，「莊先生！你怎麼這時候回來？你太太不是推行李箱跟她妹妹出去了！」

他饑腸辘辘好不容易才歇口氣，備好早餐，舌一吐就給銳如鳥喙的電鈴咬住。他尚不及過來，門板外張太太親切的聲音：「莊先生……」遲疑的時間夠她遐想。

「莊先生啊！你們門口怎麼一股臭味，越聞越臭，好像死了什麼，裡面有嗎？」

「沒有啊……可能剛去外面踩到什麼！」他嗅到比前三次進門更濃的臭味，加上婦女身上錯綜的香，和手上蒸熱的肉粽，越發薰人。

打發她走他的食慾去了大半，仍坐回原位，專注的嚼著三明治。妻留紙條囑，全麥土司、生菜、蛋、黃瓜，她已備妥在冰箱裡。曾有一回妻買一本小說，看一天就丟在一旁，抱怨說報上擷取的一段寫得很好，那女作家形容回家看不到媽媽好像冰箱不見了一樣，誰知道不是那麼回事！冰箱和媽媽的角色在她心目中是相等的。

他習慣蛋煎全熟，妻則是七分熟，在脆口的生菜聲中，他感覺蛋汁滴了下來，而又有一點兒不快。吃了三分之二，一陣屁味似的撲鼻而來，像悶在棉被裡那樣惡劣地持續了好一分鐘。他開門嗅了一嗅，又把剛才外出的鞋抓起來看了一看。

他盥洗完畢，將窗子全都打開，趕十點做理髮廳的第一個客人，每兩個月返鄉一趟必然做的一件事。在泰國理髮沒有自我表述的權利，像綿羊進了剔毛工廠，出來是一個樣。他這樣跟妻兒比喻。

「你喜歡看起來像個外來客？像當地人不是比較安全？」妻說。

圍著紅圍裙的理髮師在擦鏡子，他走進店裡發現她染了一頭芭比金髮。她貼著鏡子描上紅唇，走到牆邊換穿高跟鞋，推著工具車過來，手放到他頭頂回望鏡子。

「有擦乾淨嗎？霧霧的！」

「起床的時候霧更濃，山都不見了。」他說著深呼一口氣，空氣中雖有一些兒窒悶的家庭美髮的職業味，沒有不對。

「新衣服！」理髮師下巴扣向鎖骨，又看看鏡子，「老樣子。」

「嗯。去年的父親節禮物，第一次是兒子挑的。」

理髮師望向鏡子，但看的不是衣服，是他的眼睛。

「你老大上國中就把我拋棄了，老二還來到國二。」

「你記憶力真好！」

「我裝了一個水晶眼！泰國水災退了沒？」

他回到家樓下，注意到那部聽說是往生者的腳踏車，伸手拍它坐墊，反射動作地仰臉朝樓上看。他上樓拿工具箱和打氣筒，把那一部和妻子的同時也是車齡最久的兩部腳踏車修理保養妥當，並在門前小路騎了一騎。

沒趕著什麼事，門口那股隱隱惡臭懸浮在那兒。他把門敞著，趁手麟一鼓作氣掃地、拖地，抹布踏墊全洗淨攤在熱烈的陽光下。正做得順手轉身回神已來不及，迎面一堵牆，所幸未撞得頭破血流。

他彎身按風扇開關，感覺頭昏腦脹。在鏡子前面，笑著看額上浮腫出一個包。

陪爸爸去渡假村開同學會的媽媽來電關切他一個人的生活。他強忍滑稽不說撞頭的事，媽媽聽出他的愉快，再度召喚他回來。

掛了電話，順手撥給兒子，笑說忘了啥事找他，額上腫了一包，越腫越大！

兒子叫他去煮個蛋，趁熱在腫的地方滾一滾。

「喔……」他訥訥地。兒子小時候敲腫了頭妻就用這方法來撫平犄角，而他總抱持著看兒戲的態度。

「喔！對了，你是不是又有養什麼東西在家裡，怎麼老是聞到臭臭的？」

兒子驚嚷著說他現在又不住家裡，且多久遠的事了。他想聊聊那所謂多久遠的事，兒子稱忙掛了電話。

那時的兒子彷彿趁爸爸不在家豆苗似的拔高，趁爸爸不在家養了一隻狗叫度假。某日度假對著兒子的房門吠了一整個早上，他不停問：「是不是他房間有什麼東西？」妻也不停說：「哪有！他不習慣陌生人啦！」弄到後來他甚至懷疑妻在幫兒子掩護什麼。他們僵持了一整個上午，那氣氛就像飛機傾斜準備升空。妻受不了當著他的面把門推開，若非親眼看見那隻黃金鼠往床底下竄，她還要罵度假瘋瘋顛顛衝進去找什麼。

妻出門前顯然特意整理過，擱在客廳入口的抹布是一條他的舊毛巾，圖案都不見了，顆粒粗大，乾巴巴的兩端翹起。屋裡直立的物品呈現一種防衛力，他的東西如預期地放在妻空出來的地方，透露著孤立不協調。他無形中在遵守著某種秩序。

她選了別只行李箱，忙什麼來不及收拾回去，一只迷彩登機箱立於衣櫃前，裡頭只有一個透明鏈袋，裝有牙線、耳扒子、指甲刀、眉毛夾、針線包，他把它拿去放在自己的登機箱內。

他在兒子房間找到了生物——牆壁上的蝴蝶標本。他們出國過暑假必買的東西。一座販售昆蟲標本的植物園就去過三次，附近有間受刑人彩繪的監獄。標本有單隻、雙隻、數隻，聽說小姨子在大姨子家看見作為新居禮物的蝴蝶標本也跟妻討著要。妻備有不同隻數的蝴蝶標本，根據親朋家庭成員數送出，最多隻的在大姨子家，無論大小數量都頗受好評。兒子在電話中說他那天剪了一張報紙，報上報導一個退休的日本醫生把畢生收藏的蝴蝶標本捐給台灣的某公家單位，其中列舉的珍貴蝴蝶跟他買的一模一樣，有圖為證，兒子洋洋得意的說：「我的可能還比他大！」他說回去要看那張剪報都忘了。

掛在書桌上方的牆壁，那蝴蝶框在四根黑色木條裡面，表面霧中透亮，手指一掐才知道膠膜尚未拆封，稍用力，耳朵裡面便產生崩裂的壓力和迴聲，尚未觸及那層看不見的透明外殼。

張開的蝶翼大若女性的手掌，邊緣緝有郵票似的微波鋸齒，淡黃褐的蝶翼反射出一種金屬性的紫藍光，美得好不實際，蝶身又醜朽得如此真實。可能是一心保存前者而忽略了後者，又或者那根本照顧不來。

他躺在兒子的單人床上，面部不停腫脹使他不時做夢，兩眼凸脹得像蜻蜓一般，且有一股吸力想把它們吸出來，把人吸上去，痛的感覺沒那般強烈，但呼吸有些吃力，氧氣面罩自動落下。

鄉下遠房親戚的孩子和她的同學到城裡參加考試借住在他們家——南部的老

家，餐桌上他沒瞧她們，晚飯後她們在隔壁房間溫書，不時傳來低語笑聲。她們用書本遮著臉跑來跟他借原子筆，他說：「別遮了！我知道你們在做什麼！」她們數一、二、三，一起拿開書本，展示臉上劃完兩枝藍色原子筆的成果。

他訝異而驚喜，竟然在夢中又看見她們。那天晚上，他其實非常不快樂，爸爸說了重話禁止他加入登山社，那是他上大學最想做的事，且剛從一次豐收的登山活動歸來，拍攝到十分動人的景緻。那兩張藍鬍鬚的臉龐，把他從谷底拉上來。要算她們至少也是三十五歲以上的成熟女性了。他任職的電子公司台灣廠徵女作業員限制在三十五歲以下。

不罷休的門鈴聲有快有慢忽長忽短，彷彿在試驗一種受訪者不討厭的按鈴方式，懇求開門。

他檢查完電話和手機，才聽到張太太。還有另一個婦女的聲音。

「不好意思，我正要出門！」他一開門便後悔了。

「莊先生！我從小專門在聞東西有沒有餿，要不是親眼看見莊太太提著行李出門，我真的會懷疑是不是……我真的聞到一個屍臭味……」

另一個婦女已經老了，七十有了，面有病容。他欲拒還留地看著她，她突然轉身離開，張太太說：「這住三樓的婆婆說……」

「對不起！我趕著要出門！」他板著臉闔上門。

摘了棒球帽他直視鏡中額頭上面越紫紅越腫大像一個吻痕。

「笑死人了！」下半張安然的臉浮出一個微笑。

他一一檢查偏僻角落、衣櫥櫃子。一一翻閱掛著的冬裝，他拿下一件襯衫去換登機箱裡的一件，進而抓張椅子，站上去開啟衣櫥上面的儲藏櫃。裡頭兩捆如肥蠶的被胎，似乎是剛曝曬收藏的，一股赤地的香氣。恐怕就是妻旅遊前非完成不可的一件事，從前她帶孩子去找他就常說這樣的話，我們出國前才這樣，我們出國前才那樣。每當換季她又總說起他未曾謀面的岳母，說她在世的時候被套還要漿過才收。

他想拉出最裡面一個厚重的袋子，把除溼盒給拖出來，倒灑一地，濺溼了胸口。

他深呼吸跑去應門。

「我來謝謝你幫忙修理那部腳踏車。謝謝！」門外老婦人點頭再點頭。「我一戶一戶去找，看到你就知道是你，這我自己包的鹼粽和一小罐蜂蜜，習慣了，愛包愛包也沒人要吃……車不好連小偷都不要……」

「對不起！我不出門不行了！」他小心的調整帽子。

踩踏板滑出去的剎那他扭頭向上望，道謝的老婦人立在陽台，他加速切入如大禮堂布幕般潮而重的風裡，聽見風吹著雨哨。帽沿箍著眉骨，雨舔得執著的兩肘發癢，輪胎鼓鼓地碾過溼溼的沙路，帶有蛇出洞的喜悅。岳父說，天氣將變好變壞都是蛇出洞的時候。彷彿跳遠，助跑，騰空飛起，而後降落在沙坑徐行。雨並未變得更大，甚至有些虎頭蛇尾。

據說這是今年最長的一個連假，多數商家沒有營業。路旁停車綿延，急欲回車上躲雨或拿傘的人湧到大路上來。

他停在一間建材行，打聽有貓孔的門的價格。趁老闆不留意，掀開帽子照了一下

鏡子。

外甥女小雅打電話說她人在老街，已經約好碰面，忽然想到來老街的人絕非一個人，便稱事作罷。

堆積榴槿的藍色小貨車，榴槿殼散佈在輪胎邊淋雨。聽見有人敲窗，車上的中年人套上汗衫下車，插正榴槿堆上寫著「泰國金枕頭」的紙板，沒有回應客人說：「這是我第一次在台灣買榴槿。」

榴槿的霸氣將達到高峰的端午瘴氣弭平，他快活的臣服其中，洗完澡，打電話問兒子，媽媽明天坐幾點的飛機。兒子叫他去查一查電腦。

電腦螢幕跑出幾行字，扎扎實實的字，殺傷力和榴槿一樣。幫忙打掃工廠的比利是個孤兒，據說媽媽是在田裡被掉下來的榴槿砸死的，大哥在高爾夫球場當球童，他看見比利拿高爾夫球來給工人的小孩，心底有種堅硬的痛。

反正我要後面那一團，不然我自己走，一定要我說嗎？

回來也是大眼瞪小眼，他心也不在身上，我叫小管回來陪他。

叫你去突襲一次不就得了。

你們不了解，我不想也不必要，談這個做什麼？

我很喜歡我的生活。巴黎有一半的房子不都是一個人住。

你這樣不想陪他有一就有二。

習慣了！能怪誰？他也會比較自在。

他手托下巴仰臉盯著牆上的蝴蝶標本。

妻連問兩個問題走進門，「頭怎麼了？怎麼有個臭味？」

簡單的尷尬的問題，他不知所云。

「你吃榴槿？」妻幫忙回答了第二個問題。

她把一雙他沒看過的帆布鞋放進鞋櫃，蹙著眉看他的額頭，像在判讀衛星雲圖。

「才好笑，千敏也掛彩，幸好在眼睛下來這邊，導遊說戴眼鏡的要把眼鏡拿下來，猴子會搶，她偏不信，一上山崖就被搶，幸好有一個當地人拿吃的跟猴子換她的眼鏡。」

他笑著看她說話。

「你是曬黑還是變瘦？」

「變老了！」妻走進臥房移動行李箱，他剛才把它提進去放在自己的行李箱邊。

「我幫你買了一件 Polo 衫！」

妻把盥洗用品和髒衣服歸位，來到餐桌旁看著桌上的粽子，剝了粽葉仍然看得出來，不是她的粽子。

「這樓下歐巴桑送的，謝謝我幫她修腳踏車。張太太也跟上來，我不讓她進來。」門鈴響。

「不要開！」飯廳近玄關，他急忙小聲制止。

門鈴又一長響，妻瞟白眼說：「煩人是她的強項！」又一短促，妻性感的脣動著嘴巴，好似說：「討厭鬼！」

人家說人老了嘴唇會變薄，不過她的雙唇依然豐美，上頭殘留著旅行的胭脂。

他輕緩的按下電燈開關，錯按成客廳的燈。

餐桌邊圍著三張白木椅，一張鋪著彩色手工坐墊的造型沙發椅，兩人伸著右手無聲地讓坐。最後妻在沙發椅坐了下來，露出歸來的幸福表情。

「茶葉幫你買好了！」妻舀了一大匙辣椒醬。

「你現在也很會吃辣！」

妻不再說話，垂著慵懶的藍色眼簾專心吃粽子。

她把肥豬肉剔出粽子，擱在盤邊緣。過去她都用肥豬肉交換他不愛吃的蛋黃。

他們一前一後伸手抽衛生紙，幾乎同時看見面紙盒旁邊的一條小黃河，河中高低起伏的乳白色小生物，比龍舟舵手還賣力地划著濃稠的水流，源頭是一塊紅花綠葉的紙杯墊，上頭躺著一顆膚色的蛋。

「啊！你的蛋……」

「天啊！一直拖一直拖，還沒有把蛋汁滴出來……」

兩人淒叫著摀嘴彈出座位，異口同聲：「我來！我來！」

妻戴上手套把他拿來的塑膠袋接過去。

臭氣不減反增，妻掩住口鼻嘻嘻哈哈向電話那頭描述這件噁心至極的事，一邊穿梭關照屋內各處，反覆著眼於丈夫和出事的餐桌一角。

電話那頭的人問著和他一樣的問題：「收集那個幹什麼？」

她說：「很特別啊！也很可愛！賣蛋的人說好幾簍才碰得到一顆。有的說是沒生蛋經驗的母雞下的，也有的說母雞生蛋的時候太緊張才會這樣殼皺皺的。可惜！那顆皺得特別厲害，白的當然也有，白的不明顯，我弄了七顆了……我們工具箱有一枝尖尖的，慢慢敲敲敲……應該一樣吧，沒吃過……」

他越聽越覺得嘔心。「我拿出去丟囉！」他輕輕開門，提著那個爬著血管和皺紋的妖蛋走出去。

二零一二 二月七日至三月三日或三月二十二

二零一二 五月二日